

群

經

平

議

藝經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二九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正義

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

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柂

二年

集解曰柂將主也

柂謹按柂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卽爲主故杜以將
主釋之職從哉聲與直聲相近凡從哉從直之字古
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
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職鄭注曰今文職或作
柂考工記弓人注曰穢脂膏柂敗之柂竝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鬢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
柂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

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
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
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卽以爲韵三百篇中亦
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
韵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
啓土不亦宜乎平與都蓋亦韵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樾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
爲猶與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

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
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爲滅紇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

穀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
猶言病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
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吾不幸有疾韋昭注曰
疾病也易象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

大夫

欒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荀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久病也說文作痼從牋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痼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癥疾與此傳胥克有痼疾文正相同因段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段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鬯人凡王弔臨鄭注曰

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祔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

卽于義不通矣

耆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
宜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者養
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
釋詩耆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
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
耆亦得爲養矣雖經曲無微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
晦卽其墮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節也

樾謹按兩之訓節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挾於義更遠阮氏校勘記曰北宋本葉抄本盧文弨本作挾挾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挾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尚無挾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馬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

使兩驂兩服不至儳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柶字而以柶字爲之玉篇柶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柶字爲正失之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从從矢从所以指麾也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主族而已韋昭

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
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段字族屬聲近
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
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
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
十六年鑾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
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
譏豈其然乎

有麥麌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麌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

社不解故曰無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
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
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麴芎藾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
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
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傳于蕭尚未知必克與否何
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
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藾味辛溫
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痙麥麴不載於本草名
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

主於消食萬病之用主於去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
風自外受喻外患也問有夢魘者問消弭內亂之方
也問有山鞠窮者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
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之強寇壓境內之姦民生
心雖楚或未能卽克而蕭亦必將自潰矣故又問曰
河魚腹疾柰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泥水中故
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溼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矣
無社之逃于眢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
水中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
羊傳曰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

一曰相率俱去狀若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
叔展旣知蕭之將潰因問蕭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
曰河魚腹疾柰何無社因曰目於眢井而拯之乃始
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
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十七年

樊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
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
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
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

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竝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
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
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
卒在邾人戕鄫子于鄫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
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二年

集解曰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
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印須我友儀禮
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竝曰須待也子不
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
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
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
一所將卒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
爲殿故曰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覆命及
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衆退

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樊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
訓謂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
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覩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疚覩成也

樊謹按杜蓋讀覩爲構詩四月篤我日構禍毛傳曰
構成也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

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此傳觀字當從鄭義爲長
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疚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澮以
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蓋謂
郇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
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
其惡易覲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樊謹按此方論成子之不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
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

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法法篇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竝與此傳之義相近下文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竝曰定正也民之生本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矣不定卽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之也若訓中爲中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策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鄭注鄭箋竝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昊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說弔字甚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真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

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憂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又增人旁耳

鄭之師苟伯不復從

集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釋文曰從徐子客

反或如字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徒眾之不反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襍卦傳曰復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卽不反役襄三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化成何是古人謂師還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邲之戰師徒撓敗故謂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耳

謂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童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己往飲子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
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衛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
其軍糧

樾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
如服解則又增出糧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
也說文車部軍圜圜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
十八引字林曰軍圜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
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卻穀將中軍狐偃
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毀軍而納少
師毀軍者毀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毀乎
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一解皆失之
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
功襄二十三年傳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
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爲軍昭十三年
傳乃藩爲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樊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爲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卽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

襄二年

集解曰斯此也

樊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爲不解斯疑廁字之誤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廁次也是其義也袁二年杜解去斯役釋文曰斯本作廁廁與廁相似廁誤作廁因改爲斯矣國語晉語

曰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亦廁也廣雅釋詁曰狃廁
也狃狃義通說詳國語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櫟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爲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
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
杜解爲不終事君之道則是不終臣之事矣君喪不
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成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局局

五年

集解曰局局明察貌

樊謹按杜蓋讀局爲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
曹注曰炯明也然以局局爲明察則與下文講事不
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局局猶耿耿也詩柏
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
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
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局者段字耳說文耳部耿
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
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
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局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
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七年

樾謹按瘡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而彌彰乎疑古本止作瘡疾尙書金縢篇述厲瘡疾枚氏傳曰瘡暴也瘡疾猶言暴疾弑之而以暴疾赴於情事爲近

職競作羅

八年

集解曰言旣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爲罹爾雅釋詁罹憂也詩免爰篇逢此百罹斯干篇無父母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竝曰罹憂也職競作罹

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懼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毛詩皆作懼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興成

欒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凡可欲者即可好故曰耆好亦曰耆欲曰好惡亦曰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苟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

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集解曰索盡也

穀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索也然則索亦猶蒐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 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 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執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陳畚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文字有作文者然文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

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墻城上女垣也自部陴城上女牆俾俛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陴俛言於其孔子之碑呢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卽女牆女垣之異名木所以碑呢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

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灾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闖其禍敗之艱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第五宋以子罕之

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樊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

年七十二辭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嬪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姣冶嫋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竝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譌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愬之說實亦未安姣當讀爲校方言曰逞曉校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校自關而西曰快然則校與逞同義棄位而校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逞成十六年傳疲民以逞文義相近嘗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

曰校耳

而以偏陽光啟寡君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穀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士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穀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

之先王先公村解非是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正義曰服虔云晉
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二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
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
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
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
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鑄磬之屬尙未入晉其尙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焉未必然也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螭俱濟涇

樾謹按攝非攝整之謂攝之言佐也助也古北宮括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旣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卽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

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樾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逢尤篇世旣卓兮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趨遠也疋部遑

遠也越違皆卓之後出字遠卽高之引申義耳卓棄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亡竟杜解曰越遠也故此荅之曰寡君不以卽刑而卓棄之卓亦遠也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十四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撻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繫伯舅之功今乃云繫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慎訓懷爲柔而云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

之懷矣楊之水篇懷哉懷哉鄭箋曰懷安也王室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安惟伯舅能安之故曰繫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避尊能

樊謹按上文已厯敍羊舌肸爲傅云云此何以又云修官且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古字通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字從宀實爲館舍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修官卽修館也晉侯將

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湼梁故所在館舍先爲修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十八年

集解曰斥候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詰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大謂開斥廣大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爲候未

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
詩絲篇混夷駢矣毛公訓駢爲突駢從兌聲故或卽
以兌爲之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
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駢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
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有輕速之意故太子
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會秦伯於王
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

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寶未聞以馬爲先且馬
不上堂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
之比則亦未得夫郜鼎不稱先郜紀甗不稱先紀吳
鼎何必言先吳邪先疑无字之誤无讀爲暨暨及也
猶言聃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及吳壽夢之鼎也暨從
旣聲旣從无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无爲之所謂
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无先形似學者多見先渺
見无因誤爲先矣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上子孔亦相親也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

宋子也既親於朱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
此所以三室如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
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
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阮氏校勘記反謂作
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

三十一年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
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樊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
讀爲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卽如九究亦從九得聲

故軌究音同得相假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竟度連文卽其義也究竟度其信者言必究竟度之使信而合義也上云洗濯其心此云究竟度其信洗濯二字同義究竟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爲究之假字因失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假字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段軌爲究猶彼段鳩爲究也

生在敬戒

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其事君敬字不同敬共之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爲儆說文人部儆戒也

儆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 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爲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爲肆眚之肆然襄九年肆眚圖鄭杜解曰肆緩也此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肆卽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長也故下文卽引書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隸在說文長部然則

訓肆爲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既不了正義以反其
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正義曰昭
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
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
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爲魯邑謬
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樾謹按魯語曰昔樂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
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蹠跋

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邯鄲勝擊齊
之左掎止晏萊焉服氏以東陽爲魯邑蓋據此正義
既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
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東陽之地雖
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大行山以東之
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卽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
義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
廣平府東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
謂今冀州爲晉之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尙在
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其地在今衛輝府

濟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卽叔孫豹所帥者
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爲服氏所惑也然則外傳所載
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無爲有以欺大國邪曰雖榆
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
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釐其後
魯人居以爲功晉亦不能斥爲誣也若必執國語以
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越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

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卽禍倍季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氏富此則當讀如本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言也富固福也得爲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櫟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與否

古字通也爲崔子句其無冠乎言斷爲崔子豈患無
冠吾以其冠賜人於崔子無損也說文丶部杏相與
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孟子曰不及此傳公曰不
疑皆杏之假字今世俗猶有此言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
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
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爲有
石鼓文満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竝以又爲有古

字通也因不知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
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卽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
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寧矣禮記祭義篇曰
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曰夫旣或治之鄭注趙注
竝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或敢
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
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竝其證也然則
又射之猶云或射之不適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
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爲戍晉起如

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穀謹按杜謂此傳當繼前年之末非也此傳實當在下文二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傳卽云楚子伐鄭如此之類並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綴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僖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蓋左氏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卽無經文橫隔其間豈不連屬爲一卽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

所繫屬因以爲傳寫跳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樂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備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
之兵 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楚語
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歛之韋昭云簡易樂范之
行示之弱以誘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
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
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爲地方言及廣雅釋詁竝曰弛
壞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革注曰弛毀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毀行以誘之也
猶相六年傳曰王毀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
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弛猶易之通作
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
妻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間然則外傳弛
宅當爲易宅此傳易行當爲弛行竝古文段字而學
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胥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舉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

國語齊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竝曰比輔也爾雅釋詁曰比備也備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解未得其旨

季蘭戶之敬也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 正義曰詩言季女
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
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
女豈可卽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變之段字變從
繙聲蘭從閨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闢妾入宮掖也
從門繙聲讀若闢漢書成帝紀闢入尚方掖門卽以
闢爲之然則蘭之迺作變猶闢之通作闢也詩車輶
篇思變季女逝兮傳曰變美貌此傳所謂季變卽詩
所謂思變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謂觀於周樂二十九年

櫟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然則古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櫟謹按美哉之下不箸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蓋美其細也說文糸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

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
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解未得其旨詩正義
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穀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共十四句
每二句相對成義直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
與樂對施與取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
用疑困字之誤困而不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困者
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更訛浊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直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爭辯而不直故宜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

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憾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得云其君弱植蓋弱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膏膚敗之膚考工記弓人注曰穢脂膏膚敗之膚是也字本作殖說文肖部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膚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泥如脂之職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膚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段植爲膚與彼段植爲膚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植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艮字之段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口口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竝當作艮而經傳皆以服爲之服行而艮廢矣鄭石制字子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艮服爲艮之明證艮從口故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艮正相應也上下有艮猶云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知服爲艮之艮字而以木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疑高氏原文本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

說詳呂氏春秋

三十一年

寇盜充斥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爲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衍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爲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眾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經大

也從多圣聲其義爲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義之通矣玉篇多部彌多也大也大部彌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竝訓大故亦竝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爲見義反不倫矣

令刃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刃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朋虔云言令升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懋謹按其字當從古木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

易明夷彖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荀向本作似卽其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卽似字古似字作侶亦或移人旁於右作臥眞書變作以而借爲㠭字行之既久莫知其卽侶字也於是又加人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侶并以君矣正左氏之舊乃不知以字之卽似字蓋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三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蓋卽以假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矣猶曰以是爲帶不其褊小乎蓋既以與之又爲謙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曰盍終爲君矣禮記文王世家篇曰女何夢矣皆是

也杜氏不達古語故失其解

處不辟汚

集解曰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樊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汚也汙爲辱故亦爲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勤辱猶勤勞也汙者辱事卽爲勞事正義所說宋達古訓

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嚴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爲纂說文人部古而奪取曰纂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纂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篡鉞之適晉其車牛乘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是鉞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爲景公所篡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鉞母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假字耳選從與聲篡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

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算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亦篡之段字謂其自篡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昧之業

樊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爲剝方言曰剝續也剝晉繩索謂之剝廣雅釋詁亦曰剝續也能剝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剝字蓋古字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省

樾謹按省當讀爲眚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是省與眚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眚猶可眚之言疾眚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眚是也四姬有疾眚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爲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懋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填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一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旣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懋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

五年傳閉蟻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獻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此傳十二月不諛也疑甲辰朔二字當在傳首十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蓋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旣烝傳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溫之上而文不可通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尙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同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鄆劉蕡邢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絲焚隰城

檳茅向盟州陘墮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
而成十二年傳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止言溫不言
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溫者也是時溫屬趙氏則
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溫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
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
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蓋曰趙孟適南陽
將會孟餘子烝于溫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
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蓋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
溫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烝于溫因甲辰朔三字誤
移在烝于溫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

晦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二年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樾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
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
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蓋數從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
之字走部遇連邊也言部讀諷謾也水部澆雨澆澆
也竝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適者言視適夫人之
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確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校勘記曰淳熙本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曰滋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義一律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无服注曰尤甚也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淳熙本作益爲正

三惠競爽

集解曰競強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物論篇有競有爭郭注曰竝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義爲明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

則爽亦猶盛也競爽猶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
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字平列未得其義袁
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此言競爽彼
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失之
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
其令名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弛
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弛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

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中軍于施氏正取弛毀之義施弛古字通周官遂人與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

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
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
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貶損叔孫
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
乃豎牛之黨豈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
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庫與十八年
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

大竝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得相通誰其重此卽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樊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盛也盛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柔柔篤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欽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
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
魚虎字叔熊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
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
卽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
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晉之仲孫卽爲孟孫
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
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
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
舌氏三其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

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觀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
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
引鄭志曰純四獨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
爲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盧注曰四當爲
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爲三
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竝其證也昭十二年傳
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
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
誤爲四族彼傳三國誤爲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
分不義爲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爲四則下文十家

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
不知考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
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
四族故爲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
也昔人旣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
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
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爲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
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

樞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旣言昔不必又言往日
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其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
承誤本而爲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衛不睦襄
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
段爲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凡以日言
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日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洎熙
本纂圖本作日則又日之誤字

孟紝之足不良能行

七年

集解曰跋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繫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作可因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大叔曰若可弔也卽承史趙之語而言也太叔此言極爲微婉蓋平公承悼

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陲
偷焉自樂銅鞮始作虒祁繼成而文襄之業頤三家
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早世晉人更
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尚可爲平故曰若
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賀
者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
必叛君必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
叔之意則以爲君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
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
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訛辭以汚簡牘乎且其字將字

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延其餘諸侯亦必屬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衛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伊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佛田王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鄖田故而訟諸晉此
因閭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爲責讓非古義
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
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
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
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
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

近而義通陳爲顓頊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十年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樊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便視二子皆尚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乃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止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

越譙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
上文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此文曰忠爲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慎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
杜無解若是難不慎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
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慎字止十一
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刂缺不能據以

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

韵淮當作灘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韵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灘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平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附小階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推泜是韵無煩改讀爲灘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爲證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

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泜乃泜之假字
也說文自部泜秦謂陵阪曰泜有酒如淮有肉如泜
與下文有酒如澑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澑皆以
水言泜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
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泜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
規正杜失而不知泜爲泜之假字則亦未爲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

嵇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庚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庭
之黨杜解曰黨潘庭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
傳摯杜解曰摯摯申鮮虞之子蓋古人以父名子自

有此例庚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庚過自因爲獻太子傳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庚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播延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白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蓋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尙未衍子字故各爲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湫乎攸乎

集解曰湫愁隘攸縣危之貌 正義曰湫是湫隘故以湫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爲縣之貌也

樾謹按湫卽愁之叚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湫者悲憂之狀也是湫與愁同義杜訓湫爲愁已得其解乃因其字是湫隘之湫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之矣至以攸爲縣危之貌此臆說也攸卽悠之叚字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卽其證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愁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正義曰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一枚小功臣孔安國云一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籌謂空下一籌而使筮臆說也一枚雷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迹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

良以爲今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尙書竊取其語而
僞傳以爲厯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厯卜
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曰文在冠下鳥上知
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
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
紝也說文糸部紝氐人綱也紝謂之復陶猶蚍謂之
復陶說文虫部𧈧復陶也劉歆說𧈧蚍蜉子也古人

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卽相通紂與妣聲同廣雅釋詁曰紂綠也綠與蠻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紂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紂屬爲獻後漢西南夷傳冉駢夷能作筆雞望卽紂也秦近西戎故竚有此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爲嗣歟

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歷九年傳不共正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禡文竝曰共本作供文七年

傳華禦事爲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共
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
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其王禦事不當云
以其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
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
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
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

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
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法
也金部鎔治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
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
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竝訓爲常刑與
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
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
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
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檮譁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說楚亂凡有二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砍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冉城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晳而盟于鄖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卽子干也公子黑肱卽子晳也公子棄疾卽蔡公也觀從與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至蔓成然自在息舟竝不

在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
解曰四族遺氏許匱蔡消孽成然然則蔓成然正四
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
通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
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穡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
爲創說文力部創斷也經傳無創字皆以劓字爲之
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創刑是劓與創古通用尙

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卽剗割也盤庚篇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枚傳曰劓割也哀十一年傳則劓殄
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倒之以字
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
疾欲散乾谿之眾必爲危言以恐惄之豈徒曰吾將
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穀謹按以不忌爲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
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

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忌克也觀其赦
芋尹無宇及使穿封戌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
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忌而子
干涉五難以弑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十四年

樾註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言僞爲疾發也猶二
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興卽發也若廢疾則是痴病矣豈能卽愈乃曰請待
聞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
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

文曰廢鄭作發此其證也

任夏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穀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職師職曰以物土事鄭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物色之使各當其官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史顧氏補正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此傳物字與彼相近杜解非也

唐次比鄰以艾殺此地

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
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二字一義方言
曰庸恣比儻更佚代也庸次比卽庸恣比音更代相
耦以艾殺此地也占人之爻不避煩復如巽三十一
年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爲句質言之
則但當云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
字猶此文於比上重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識文義
因并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

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掌于大歲冬則非火出時也乃

云今茲火山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
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
之故書於冬也此蓋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
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
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季子大辰亦猶
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鄙人藉稻

十八年

鄭註按左氏原文當作鄙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
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鄙人
而杜氏解爲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鄙人藉

相者蓋涉下文鄙人將閉門而誤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 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樊注按此蓋以手相搏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既爲所持不能自脫邾叔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攝爲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說而誤

振除火灾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爲抶儀禮士喪禮抶用巾古文抶作振是振與抶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抶拭也爾雅釋詁曰抶拭刷清也是抶與拭刷同義抶除猶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鄆十九年

集解曰紀鄣莒邑也東海濱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鄣疑鄣乃衍文左傳原文蓋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今作奔紀鄣者涉下訛於紀鄣而衍也下文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

以度而去之此鄣字乃障之假字文選北征賦注引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
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
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闔棘闔者棘之闔也下文以
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織逕所紡以度城而藏之是傳
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誤
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
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
使師夜縋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
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自之字隸變皆作鄣但

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隸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
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卽陘字也李翕竹里橋鄭閭頤
鄭卽陘字也然則陘之爲鄭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
所據木正作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
本障作鄣是也則誤以陘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鄣
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苗邑安得并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樾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鄣鄣
者障之段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

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絕而登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譖者障上之人亦譖也上卽障上猶外卽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

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蓋不義解曰以周事豹
是蓋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櫟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爲句其國以
禍爲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
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
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爲句因于禍下妄增之

字耳

翟傳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翟姓居于公里

亦如之

二十一年

撻謹按翟僕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
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
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
翟僕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
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
誤培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
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智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譖衆之師楚恥無

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樾謹按是時楚遠越師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
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
氏因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
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并力與諸侯爲難大非
諸侯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
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樾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卽舊官

耳於文不幾復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
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傳石固因匠氏
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
司徒期因三匠與羣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
之中工匠獨強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
百工非百官也

王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憾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蕪詩外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禦通用烝民篇不異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異彊圉湯鴻篇會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御之通作圉矣圉叔孫以如吏者因叔孫以如吏也宣四年傳周伯嬴於轄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孫同義圉亦圉之假字也凡圉圉字依說文當作圉而經傳多以圉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圉禦也蓋御禦圉圉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設借之旨而以進引說之非也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樾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

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正義曰

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約

則秉義者彊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樾謹按劉氏爲僞古文尚書所誤妄況杜失固不足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實一也不度於善卽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躬爲不義雖甘氏又往不足爲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同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穀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日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日過分而陽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早也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木或作沈于河

樾謹按明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
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澗山竝與此
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
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木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
史記周木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疑
史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曰成周之寶
圭湛于河卽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
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

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

樾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此卽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

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猶曰養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 又曰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樾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卽云氣爲五味明卽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
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
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
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
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
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
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襦

集解曰褰袴 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誠謹按說文衣部褰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摶摶衣

也從手襄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呂騷爲據正義因以假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慎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邇邇作與進胙相侶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謗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固博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失之矣當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

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忿類無期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狼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惕惊注曰綦極也有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綦義同忿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

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說法篇亦無
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言將軍之食
自必豐腴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共叔段曰豈主之食而
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

亦宜然

樾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

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卽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穀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

不失職卽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興之以成其
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
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數已歟今苟實更述其事又
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
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
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
猶云亡之易乃到句也說詳經學卮言王氏念孫謂

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
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范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
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
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
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魯語
曰醫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疫癆之相延易也此
傳易字卽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宜其
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
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
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

得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

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經二十七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欒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三十三年

集解曰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欒謹接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尙書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義相近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凡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

邪

穀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穀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勤則思

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
此傳曰不爲利回不爲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爲
利誼不爲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卽不爲威
疚之義中論考僞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此
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樾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
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
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

非是

明日或旅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繩施曰師令賤人施其旅執以從會示卑鄭

樾詳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旅以會矣是卽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爲言非必賤者

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脣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也說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羅遼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郤之
正義曰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象必驚逃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熟之壞字說文火部熟燒也傳云蒸燧象故杜解云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熟字是杜所據本末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懋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假字耳故申包胥荅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李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相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譖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蓋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旣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爲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旣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微死

集解曰微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樊謹按喜于微死文不成義微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微字形微侶又涉上文違之微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爲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鄒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已先平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
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眾人
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輦弧登周麾而
呼曰君眷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在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
絕而後下則其使眾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
下蓋犁彌欲以先入爲己功故以此譖欺書合觀前
後文並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
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段
責讓之讓爲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

又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歛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固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斬

集解曰斬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斬也 正義曰說文云斬當脣也則斬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斬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斬杜音斬車中馬也言斬是中馬之駕具故以斬表中馬

臧謹按如驂之斬猶云如斬與斬也文十一年傳皇

父之二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
杜義亦同然則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
不得率合爲一如杜說則斬卽服馬也謂如驂馬與
服馬也如孔說則斬是當胸之皮也謂如驂馬之首
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釋文引沈重
音義云斬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
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斬此乃別是一
說陸氏蓋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
斬非也王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斬上皆當有有
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爲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旣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爲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吳之士卒也蓋勾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弊也顧氏補正引傅氏曰禽如驚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蓋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旣以爲禽鳥字又以爲擒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襄經僞自衛逆者

哀二年

集解曰欲爲衛人逆故襄經成服

樾謹按此傳古本當作爲自衛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經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爲而讀作僞爲僞古通用其字作爲其義作僞斯兩得矣

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逆仕

樾謹按遂卽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並以退與遂爲對文虞翻注周易

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
杜不知遂卽爲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出
進字矣

羅無勇麇之

集解曰麋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麋之以入杜解曰麋亦束縛此兩
麋字實皆困之段字也困爲圜麋其字從禾在口中
故釋名釋宮室曰囷緼也藏物繩緼束縛之也是困
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秬篆曰叅束也實則叅束
者囷之引申義而秬者困之變體也困旣從禾秬又

從禾重複無理其爲後出字明矣古無稠字故或設
麋爲之麋從鹿從囷省聲攢文作麌其聲同故其義
通也廣雅釋詁稠與圜竝訓束圜卽麌也廣韻十八
吻麋丘粉切引左傳無勇麋之此乃後人不明假借
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麋麋字通
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爲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
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
官人之卽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

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欒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
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
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
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
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卽將如吳公孫
翩因於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
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慎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辟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鄫衍

集解曰鄫衍卽鄫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

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
則鄗衍者以其地下平故名之也鄗衍之卽爲鄗猶
清原之卽爲清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
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一名清原蓋鄗也清
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之清原因其
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鄗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
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
衍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

十二年

樾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

固納公乎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
並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
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瞽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
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終必死于夷也顧氏
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 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
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
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
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爲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肅遂以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一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

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已至此卽季孫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爲車士車士卽謂之車猶甲士卽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爲將車者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爲其姓則亦非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顙上二字皆其字如子人九子服何之顙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欒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蓋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卽是夕見君杜改爲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誅魁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難子不言使難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誥和之注曰難相與爲仇讎然則難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爲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十五年

樾謹按廁當讀爲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假廁爲側師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汲之說以廁爲溷非其理也

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
衆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
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更反未得其旨

欒盃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者不欲戰 正義曰上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
大煩碎計欒盃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
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櫟誦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爲人名而解爲衛大夫

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由奔而行斟食炙四字遂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樂宦告季子之後遂自行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樂宦之飲食何必屑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蓋與季子同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樂宦召之也樂宦將飲酒炙未熟而問亂于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子也蓋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非獨獲奉之乃樂宦奉之也其後敘季子入事止有

公孫敢而樂宦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

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係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傳譏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樾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文義相似今衍而字則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襲鄭之期是其所據本末行而字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以裘與箕爲韵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韵七月篇裘與翫韵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韵言古韵者遂以求裘爲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鄧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驰篇與思之爲韵

然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喪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後云期死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卽其聽政尙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內北其山淇水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鄭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之證雖騷曰五子用失乎家

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之通
作巷巷字從其得聲也下文曰三族其政無相害也
降聽政卽是其政前用限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
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
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
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及襄四年傳並曰不殯于廟
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